

# 春秋时代的谥制与诔文

董芬芬

(西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70)

**[摘要]** 诔文是古代丧葬礼仪上用的应用文,起源于西周的赐谥制度,它的存在依附于制谥的目的。西周形成了官谥官诔的传统,春秋时代对这些传统有所突破;士始有诔,有诔无谥;私谥私诔也悄然兴起。这些因素使得诔文逐渐摆脱制谥的目的而独立存在,内容上增加了寓哀的成分,抒情色彩更加浓重。春秋时代是诔文由应用文向文学作品发展的关键时期,后世如谥议、行状、哀辞等文体皆受其影响。

**[关键词]** 诔文;春秋时代;诔谥

**[中图分类号]**J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307(2008)01-0117-04

先秦时代的诔文,《文心雕龙·诔碑》只提到春秋时代的《孔子诔》和《柳下惠诔》,后人的各类文体总集如明人吴讷的《文章辨体》、徐师曾的《文体明辨》等,于先秦的诔文也只选了这两篇。其实,春秋时代流传下来的诔文不仅仅是这两篇。春秋时代是诔文这一文体发展的关键时期,而后人对它的关注与研究远远不够。本文试图从诔文的起源、春秋对传统诔制与诔文的突破等方面进行梳理,展现春秋诔文的特点以及它对后世哀诔文体的影响。

## 一、诔文的起源

### (一)诔文为丧葬礼仪上的应用文

《周礼》大祝所作“六辞”,其六曰诔。郑玄注云:“诔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其辞也。”<sup>[1](P809)</sup>《礼记·郊特牲》曰:“死而谥,今也。古者生无爵,死无谥。”郑玄注云:“古,谓殷以前也。”<sup>[1](P1455)</sup>殷以前没有谥号。《礼记·檀弓上》说:“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幼时得名,行冠礼时始有字,五十岁以伯仲相称,死后赐谥,这是周代贵族一生中重要的几件事,孔颖达《疏》说:“以殷尚质,不讳名故也。又殷以上有生号,仍以死后之称,更无别谥。尧、舜、禹、汤之例是也。

周则死后别立谥。”<sup>[1](P1286)</sup>殷以前人们还没有太多的讲究,生前死后共用一个名号。周代开始给死者制定谥号,累列其生前行迹为诔。相传周公制定了谥法,《逸周书·谥法解》说:“维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于牧之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穀梁传·桓公十八年》范宁注亦云:“昔武王崩,周公制《谥法》。”<sup>[1](P2378)</sup>谥起源于西周,诔亦如此。《文心雕龙·诔碑》说:“周世盛德,有铭诔之文。临丧能诔。诔者,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夏、商已前,其词靡闻。”诔源于西周丧葬之礼的赐谥制度。《周礼·大史》孔疏说:“以其未葬已前,孝子不忍异于生,仍以生礼事之,至葬,送形而往迎魂而反,则以鬼事之,故既葬之后当称谥。”<sup>[1](P818)</sup>周代养生丧死之礼与古不同,制谥作诔是西周礼制发展完善的产物。

诔文源于周代丧葬仪式,诔文的存在也决定于古代丧葬礼仪。诔不是即兴口诵的辞令,而是书之于策用来宣读的丧葬应用文。《周礼·大史》云:

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焉。小丧,赐谥。

郑注云:“遣谓祖庙之庭大奠将行时也。人之道终

**[收稿日期]** 2007-10-12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07 年甘肃社科规划项目阶段成果。

**[作者简介]** 董芬芬(1968—),女,甘肃庄浪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

于此,累其行而读之。”<sup>[1](P818)</sup>太史在大丧中持丧葬法告诫牵柩车的人,大遣奠那天,太史负责读谏文。卿大夫的小丧,太史奉王命赐给谥号。《周礼·小史》亦云:“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谏。”卿大夫卒,君亲为之制谥,谥成,使太史赐谥,小史于遣之日负责读谏。

读谏是古代葬礼的一项重要议程。《诗经·邶风·定之方中》毛《传》列举了君子可以为大夫的九种才能,其中就有“丧纪能谏”,孔《疏》说:“谓于丧纪之事能累列其行为文辞以作谥。”<sup>[1](P316)</sup>蔡邕《独断》说得也很明白:“其诸侯薨,千位者亦以策书谏谥其行而赐之。”都认为谏形成文辞书于竹帛。《文心雕龙·谏碑》说:“读谏定谥,其节文大矣。”宣读谏文,确定谥号,这在礼节仪式上是很重要的。谏辞是经过慎重的选择甚至讨论才定下的,要陈述谥号的缘由,要与谏主一生主要事迹相符,使别人听起来心服口服,才能得到大家的公认。所以,谏文以陈述德行为其主要内容。西周的谏文没有流传下来,但其以制谥为主要功能的原始面目,尚存于春秋时代的谏辞中。《左传》襄公十三年记载楚子囊为楚共王制定谥号:

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毁之?赫赫楚国,而君临之,抚有蛮夷,奄征南海。以属诸夏,而知其过,可不谓共乎?请谥之‘共’”。大夫从之。

本段制谥之辞概括了楚共王一生安抚蛮夷、征讨南海的事迹以及知错能改的品德。鲁成公十六年,晋楚战于鄢陵,楚大败。鲁襄公十三年,楚共王病重,认为自己丧师辱国,应加恶谥“灵”或“厉”。令尹子囊认为共王能勇于承担责任,知错能改,应谥为“共”。共即“恭”,《逸周书·谥法解》说:“既过能改曰恭。”子囊这段话总结了楚共王一生最重要的善行以制谥,所以应是谏文中的内容,用来在葬礼上宣读。

## (二)传统的官谥官谏制度

西周形成了官谥官谏的制度。《礼记·曾子问》说:“贱不谏贵,幼不谏长,礼也。唯天子称天以谏之,诸侯相谏,非礼也。”作谏制谥,应由谏主的上级定夺。如果让下级或晚辈来作,则不免会有虚美之辞,有乖事实。《穀梁传·桓公十八年》范宁注也说:“天子崩,称天以谥之;诸侯薨,天子谥之;卿大夫卒,受谥于其君。”<sup>[1](P2378)</sup>人间没有比天子更为尊贵的级别,所以,“为天子作谥之时于南郊告天,亦若有天命然,不敢自专。”<sup>[1](P1398)</sup>于南郊祭天,称天命以谏天子,显示天子之谥为天所制,这只不过是理论上的需要,实际上,天子谏谥依然由其臣属制作。正因为如此,所以秦始皇对此非常不满,统一天下后发布废谥法令。<sup>[2](P236)</sup>秦始皇的禁令正好证明传统制谥的做法在战国末期亦沿用

着。

诸侯、卿大夫之谥,分别由天子、国君制定,还要有请谥、制谥的程序。《左传·昭公八年》载,卫襄公卒,“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周天子追命襄公说:“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诸侯卒,其臣属向天子请求命谥,在春秋时代其礼尚存。郑注云:“命,如今之哀策也。”孔疏云:“将葬赐其家以告柩。”<sup>[1](P2050)</sup>实际这就是《卫襄公谏》的一部分文辞。《礼记·檀弓上》载:

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卫国凶饥,夫子为粥与国之饿者,是不亦惠乎?昔者卫国有难,夫子以死卫寡人,不亦贞乎?夫子听卫国之政,修其班制,以与四邻交,卫国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谓夫子贞惠文子。”

卫灵公以公叔文子一生中最为显著的善行进行制谥,对其一生做出了高度的评价。死者死后葬前,由其子或臣属等向国君隆重请谥,国君依据死者生前的所作所为进行制谥。《礼记·表记》说:“先王谥以尊名,节以壹惠。”谏主的美好德行很多,但制谥时以其中最为显著重要的为主,谏文并非面面俱到。其实,上引卫灵公的制谥之辞,就是卫灵公为公叔文子制谥时所作的谏文,实事求是,朴实无华,虽短小简略,但也清楚地交待了谥号的缘由,反映了谏与谥的相互依存的关系。童书业先生说:“读《左传》、《史记》等书,知西周中叶以来,列国君臣以至周天子谥号,多与其人之德行、事业以至考终与否大略相当。”<sup>[3](P382)</sup>西周春秋的谏文一定要纪实,不像魏晋以后的谏文那样充斥着溢美之辞。

《穀梁传·桓公十八年》范宁注说:“人之终卒事毕于葬,故于葬定称号。”“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劝善惩恶。”<sup>[1](P2378)</sup>对一个人一生的德行进行评论总结,可谓盖棺定论,具有劝善惩恶的教育作用。据今人研究,谥号有善恶,是从西周共和以后开始的。<sup>[4](P18)</sup>给死者一个合适的评价,对生者进行分辨善恶的教育,这是谏谏产生的一个重要的社会原因。

## 二、春秋谏制与谏文对传统的突破

在继承传统的同时,春秋谏制与谏文也出现了一些新变的因素。

### (一)士始有谏,有谏无谥

《礼记·士冠礼》“古者生无爵,死无谥”句郑注说:“周制以士为爵,死犹不为谥尔,下大夫也。”周代士虽有爵,但死无谥号,只有卿大夫以上才有谥号。士既无谥,则士亦无谏。士之有谏,是从春秋鲁庄公开始的。《礼记·檀弓上》记载:

鲁庄公及宋人战于乘丘，县贲父御，卜国为右。马惊败绩，公队，佐车授绥，公曰：“未之卜也。”县贲父曰：“他日不败绩，而今败绩，是无勇也。”遂死之。国人浴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谥之。士之有谥，自此始也。

“遂谥之”郑注说：“谥其赴敌之功以为谥。”<sup>[1](P1277)</sup>

郑玄认为县贲父有谥有溢。清人孙希旦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说：“贲父，士也，不当有溢，庄公以其捐躯赴敌，虽无溢而特为之谥，故士之有谥自此始。”<sup>[5](P177)</sup>孙说更符合《礼记》原意。县贲父御，马为矢所伤而惊，鲁庄公之车颠覆，县贲父认为自己未尽到车御的职责，故冲锋陷阵以死来惩罚自己。鲁庄公认为错不在御，对其死甚感惋惜，故借助谥文对其壮烈之举进行褒扬，寄寓自己的惋惜怜悯之情。因而士始有谥，但依然无溢，谥文第一次脱离制溢的目的而独立存在，这是对传统谥溢制的重大突破。

鲁庄公为县贲父所作谥文没有流传下来，但后来鲁哀公所作的《孔子谥》部分文辞流传下来。《左传·哀公十六年》记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公谥之曰：“昊天不弔，不慙遗一老，俾屏余一人，在位，兢兢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

《礼记·檀弓上》所载《孔子谥》与此不同：“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呜呼哀哉！尼父。”《礼记》对《左传》进行了意引，语辞有所不同，但大意原貌依然可辨。郑注说：“尼父，因其字以为之溢。”<sup>[1](P1294)</sup>郑玄认为孔子溢号为“尼”。孔颖达认为孔子无溢，“盖唯累其美行示己伤悼之情而赐之命耳，不为之溢。”<sup>[1](P2177)</sup>孙希旦支持孔说，“尼父，孔子之字也。孔子无溢而谥，谥之不必有溢，于此见矣。”<sup>[5](P239)</sup>孔子当时虽很有名望，然不在位，本质上还是士，也是有谥无溢。明人吴讷说：“此唯有辞而无溢，盖唯累其美行示己伤悼之情尔。是则后世有谥辞而无溢者，盖本于此。”<sup>[6](P53)</sup>传统谥文为制溢而作，有谥必有溢，有溢必有谥，谥是依附于溢的应用文。春秋时代士始有谥，有谥无溢，这是对周礼谥溢制的突破，正是这一突破，为谥文的抒发哀情创造了一个广大的空间。

《左传》、《礼记》所载《孔子谥》都只有伤悼之情，没有述行之辞。徐师曾对此亦有疑惑：“古谥之可见者此，然亦略矣。窃意周官读谥以定溢，则其辞必详；仲尼有谥而无溢，故其辞独略。岂制谥之初意然欤？抑或有变也？”<sup>[6](P154)</sup>徐师曾以有谥无溢来解释孔子谥简略的原因，但他自己似乎未能说服自己。笔者认为，《左传》、《礼记》所保留的《孔子谥》并非全文，而只是谥

文的一部分。谥虽然可以脱离溢而独立成文，但谥文中的“述行”依然应该是其主要内容。孔子的德行修养为时人所称，鲁哀公亲自为之作谥，足以表现鲁人对孔子的敬重。称其德行，是谥文不可缺少的内容。《左传》只保留了《孔子谥》中的寓哀部分。

春秋时代士始有谥、有谥无溢，使得谥文渐渐从制溢的用途中独立出来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这也是春秋谥文对西周溢谥的重大突破。

## (二)私溢私谥的出现

据《列女传》卷二，春秋时代已出现了门人亲旧私溢私谥的现象：

柳下惠既死，门人将谥之，妻曰：“将谥夫子之德耶？则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谥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诚信而与人无害兮。屈柔从俗，不强察兮。蒙耻救民，德弥大兮。虽遇三黜，终不蔽兮。恺悌君子，求能厉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庶几遐年，今遂逝兮。呜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溢，宜为惠兮。”门人从之以为谥，莫能窜一字。

妻子为丈夫制作谥与溢，说明私谥私溢的现象至少在春秋中期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也见于战国时代。《列女传》又载黔娄子死，鲁子与门人往吊，问其妻何以为溢，其妻说：“以‘康’为溢。”春秋战国时期的私溢私谥，往往只用于那些清流名士。柳下惠常为孔孟称引，有儒家理想的人格操守。《论语·微子》云：“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孟子·万章下》说：“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效。”柳下惠虽职低位卑，但其德行为一方师表，深得时人及后人的敬重称颂。皇甫谧《高士传》说“黔娄先生者，齐人也，修身清节，不求进于诸侯。”不求仕进发达，修身著述，清节远播。如柳下惠、黔娄子这样的清节名流，无爵无位，生不为掌政者所用，死后亦无官谥官溢，但其声名远播，门人亲友予以私谥私溢，来称扬其杰出的品行，这在当时就为社会所承认，形成了一个新的风尚，对后世的私溢私谥影响非常深远。

## 三、春秋谥文的特点及影响

春秋时代的谥文对传统旧制的突破，导致了谥文自身内容与形式的变化。首先，谥文增加了寓哀的内容。县贲父英勇就义，鲁庄公悯其无罪而死，情不自禁作谥，必定抒发了痛失勇士的哀惋之情。鲁哀公谥孔子，《左传》保留了谥文写哀的部分。谥文在春秋时代，已承担起了抒情的职能。这是谥文自身变化的结果。士始有谥，有谥无溢，使得谥文从制溢作用中解脱出

来,其中盖棺定论、公事公办的实用色彩减弱,而对死者的哀悼更浓更重。私谥私诔的兴起,又为哀情的尽情抒发提供了一个更为广大的空间。《柳下惠诔》抒发了妻子对丈夫的深切哀悼。私诔由门人弟子亲属所作,与诔主的情谊决定了诔文的抒情色彩。《文心雕龙·诔碑》称曰:“柳妻之诔惠子,则辞哀而韵长矣。”《孔子诔》、《柳下惠诔》中的“呜呼哀哉”也成为后世诔文的标志性套语。诔文,是应用文中较早具备抒情色彩的文体。汉魏以后,诔文成为专写哀情的文体,陆机《文赋》说:“诔缠绵而悽怆,”诔文完全从制谥的用途中解放出来了。

《柳下惠诔》是所见到的最早的诔文,以四言为主,“兮”字反复出现,一韵到底,非常整饬,具有较强的音乐效果。《柳下惠诔》中的“恺悌君子”(见《诗经·大雅·旱麓》),《孔子诔》中的“不吊昊天”(见《诗经·小雅·节南山》),“不慙遗一老”(见《诗经·小雅·十月之交》)、“茕茕在疚”(见《诗经·周颂·闵予小子》)等直接源于《诗经》中的雅颂诗句。《楚共王诔》也以四言为主,反映了早期诔文同诗的渊源关系。四言一句,整齐典雅,形式类颂。《文心雕龙·诔碑》说:“若夫殷民咏汤,追褒玄鸟之祚;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流;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认为《玄鸟》、《生民》中对祖先功德的列举陈述,正是诔文的源头,指出了诔文体式与雅颂诗的渊源关系。周初始谥,诔文是新兴文体,写法没有定制可用,往往在诗中寻求借鉴,早期诔文形式与诗相近就很自然了。诔文形成独立的体式,亦需长期的写作实践与探索。

春秋时代的这几篇诔都有杂言的成分:《楚共王诔》“可不谓共乎?”,《柳下惠诔》“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诚信而与人无害兮”,都是杂言散句。《孔子诔》共七句,就包括二言、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几种句式。《卫襄公诔》流传下来的这几句完全是散句,卫灵公所作《公叔文子诔》用了长短不齐的三个排比反问句,也是散文的形式。这五篇诔文清楚地勾勒出春秋时代诔文由韵文到散文的发展趋势:越早期的越接近诗的句式,越晚的散文特征越明显。

春秋时代的诔文,已具备了述德写哀体制的雏形。经过两汉的进一步发展,诔文抒发哀情的分量愈来愈重,到魏晋南北朝时,写哀与述德平分秋色,诔文从丧葬应用文一跃而进入文学的殿堂。汉魏以后,谥议、行状、哀辞、诔文皆蔚为文体大观,然而,究其源头,皆源于西周春秋时的诔文。特别是春秋时代写哀内容的增加,是诔文由实用文体向文学作品过渡的关键因素,促成了后世文坛上哀诔文的巨大成就。

### [参 考 文 献]

- [1]十三经注疏[Z].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2]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M]. 中华书局,1982.
- [3]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4]汪受宽·谥法研究[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5]孙希旦·礼记集解[M]. 中华书局,1989.
- [6]吴讷,徐师曾·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M].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The Funeral Eulogy and Its System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DONG Fen-fen

(College of Literature,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PRC)

**Abstract:** Funeral eulogy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tradition which giving the nobleman another name after they died in Western Zhou Dynasty. The dead name often was given by government. The tradition had breakthroughs in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First, the lowest noblemen began to have funeral eulogy although without the dead name. Second, the dead name could be given by their relatives and friends. As the result, funeral eulogy could exist independently from the aim of giving the dead name, and more sad feelings could be written in it.

**Key words:** Spring and Autumn; funeral eulogy; system of eulogy

[责任编辑:张林祥]